

# CORALINE

CORALINE CORALINE

## 鬼妈妈



尼尔·盖曼 著  
杨玲玲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CONA LINE

鬼妈妈

CORALINE

尼尔·盖曼 著  
杨玲玲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# 目 录

1	.....	1
2	.....	10
3	.....	18
4	.....	27
5	.....	38
6	.....	53
7	.....	63
8	.....	69
9	.....	81
10	.....	90
11	.....	99
12	.....	107
13	.....	115

他们搬进这座房子才一会儿，考罗琳就发现了这扇门。

这是一座很老的房子——屋顶下面有阁楼，地下有一个地窖，杂草丛生的花园里长着一些长了许多年的大树。

这座房子并不全部归考罗琳家所有——因为这座房子太大了。他们只拥有它的一部分。

还有其他人住在这座老房子里。

在考罗琳家下面一层的一楼，住着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。她们俩都是又老又胖，和一群上了年纪的苏格兰高地猎狐狗生活在一起，这些狗被起了像哈密什、安德鲁和乔克这样的名字。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从前当过演员，在斯宾克小姐第一次见到考罗琳时，就告诉她了。

“你看，卡罗琳，”斯宾克小姐说，她把考罗琳的名字都念错了，“我本人和福塞伯小姐年轻的时候，都是著名的演员。我们活跃在舞台上，亲爱的。哦，别让哈密什吃那个水果蛋糕，要不然它会整夜拉肚子的。”

“我叫考罗琳，不是卡罗琳。考罗琳。”考罗琳说。





在考罗林家上面一层的阁楼里，住着一位留着大胡子的疯老头。他告诉考罗琳，他一直都在训练老鼠表演马戏，但他是不会让任何人看的。

“等到有一天，小卡罗琳，等它们全都准备好了的时候，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将看到我的老鼠马戏奇迹。你问我，为什么你现在不能看。你是这样问我的吗？”

“不，”考罗琳平静地说，“我请求你不要叫我卡罗琳。我叫考罗琳。”

“你现在看不到老鼠马戏的原因嘛，”楼上的老头说，“是因为老鼠还没有准备好，也没有排练好。所以，它们拒绝演奏我为它们写的歌。我为老鼠写的所有的歌都会被演奏成喔嘍，喔嘍。不过白老鼠只肯演奏嘟嘟，嘟嘟。我在考虑用不同种类的奶酪实验它们。”

考罗琳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老鼠马戏表演。她想这个老头多半是在瞎编。

那天，在他们搬进来之后，考罗琳就去探查了。

她探查了花园。这个花园很大，花园的最后面有一个旧网球场，可是屋子里没有一个人打网球，网球场四周的栅栏有许多洞，球网也都要烂光了；花园里有一个破旧的玫瑰园，里面长满了矮小破烂的玫瑰丛；花园里有一座全是石头的假山园；还有一个仙人圈（译者注：指食用小皮伞等真菌在草地上形成的环状斑纹，从前迷信说法称系由仙女跳舞而形成），是由深棕色的伞菌构成的，要是你不小心踩到它们，它们就会散发出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。

花园里还有一口井。在考罗琳家搬来的第一天，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就不停地对考罗琳说，那口井有多么危险，她们警告她，一定要远离那口井。所以考罗琳尤其要去探查它，好知

道它所在的位置，好离它远远的。

第三天，在网球场旁边一块杂草丛生的草地上，在树丛的后面，她找到了它——低矮的砖井几乎被高高的草丛遮住了。几块木板盖住了井口，以防有人掉进去。其中一块木板上有个小孔，考罗琳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，把石子和橡树果实从那个小孔丢进去，一边等着，一边数着，直到她听到它们扑通落进很深的水里。

考罗琳还探查过动物。她发现了一只刺猬、一张蛇皮（但不是蛇）、一块看上去很像青蛙的石头，还有一个看上去很像石头的癞蛤蟆。

还有一只神气活现的黑猫，它坐在墙上和树桩上注视着她，不过要是她走过去，想和它玩一玩，它就会溜掉。

在这座房子里，她就是这样度过了头两个星期——探查花园和房子周围的场地。

吃中饭和吃晚饭的时候，她妈妈才把她叫进来。考罗琳在出去之前，总是要让自己穿得暖和一点，因为今年的夏天很冷；不过她每天都出去探查，直到天下了雨，这时候，考罗琳就只好呆在家里了。

“我该干什么呢？”考罗琳问。

“看书，”她妈妈说，“看录像。玩你的玩具。去纠缠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，要不然就去纠缠楼上的疯老头。”

“不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不要去做这种事情。我要去探查。”

“你想做什么，我真的不介意，”考罗琳妈妈说，“只要你别弄得一塌糊涂就行。”

考罗琳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落下的雨。它不是那种你能走出去的雨，它是那种从天空中喷出来，落在地上会溅





起来的雨。这种雨可不是说着玩的，这种雨很容易就把花园变成泥沼、变成水塘的。

考罗琳把所有的录像都看完了。她已经玩厌了玩具，也看完了她所有的书。

她打开了电视机。她不停地转换频道，可是除了穿着西装的男人谈论股票和访谈节目，就没有别的东西了。最后，她总算找到了可看的東西：这是最后半场称为保护色的自然历史节目。她看着动物、鸟和昆虫，为了使自己从伤害它们的東西中逃脱出来，把自己假扮成树叶、树枝或是别的动物。她很喜欢这个节目，可是它很快就结束了，接下去的是关于蛋糕历史的节目。

该说说她的爸爸了。

考罗琳的爸爸一直在家。她父母两人都工作，做跟计算机有关的工作，这就意味着他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家。他们两人有各自的课题。

“嘿，考罗琳。”她进来的时候，他头也不回地说。

“嗯，”考罗琳说，“下雨了。”

“是啊，”她爸爸说，“大雨倾盆啊。”

“没有，”考罗琳说，“只是下雨而已。我能到外面去吗？”

“你妈妈怎么说？”

“她说，这种天气你不要出去，考罗琳·琼斯。”

“那就别出去。”

“可是我想继续探查。”

“那就在这层楼里探查吧，”她爸爸提议说，“看——这儿有一张纸和一支笔。把所有的门窗都点清楚。把所有的东西都列出来。外加发现热水箱的考察。别来打扰我的工作。”

“我能进客厅吗？”客厅是琼斯家摆放昂贵(但不舒服)家具

的地方，这些家具是考罗琳的奶奶去世后留下来的。那儿是不准考罗琳进去的。没有人进去。那儿只是摆样子的地方。

“只要你不搞得一塌糊涂，而且什么东西都不要碰。”

考罗琳仔细地考虑了这些话，然后接过纸和笔，开始在这层公寓里探查起来。

她发现了热水箱(它在厨房的橱柜里面)。

她清点所有的东西(153件)。

她清点了窗户(21扇)。

她清点了门(14扇)。

在她发现的所有的门当中，十三扇开着，一扇关着。另外有一扇门——在客厅最远角里的一扇雕花的棕色木头大门——锁上了。

她问她妈妈：“那扇门通向哪里？”

“不通向哪里，亲爱的。”

“它肯定通向什么地方。”

她妈妈摇了摇头。“去看看吧。”她对考罗琳说。

她伸手从厨房的门框顶上，拿下来一串钥匙。她仔细地在里面挑着，然后找出来一把最旧、最大、最黑、最锈的钥匙。她们走进了客厅。她用那把钥匙打开了那扇门。

门一下开了。

她妈妈说得对。这扇门确实不通向什么地方。它只通向一面砖墙。

“当这地方过去是一套住宅的时候，”考罗琳妈妈说，“这扇门是通向某个地方。当他们把这个房子变成公寓的时候，他们就用砖把这里砌死了。另一边是空的公寓，在这座房子的另一边，那套空的公寓仍在等待出售。”









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
那是一个很小的黑影，像一小团夜色一样，飞快地沿着黑暗的走廊逃窜。

她希望那不是—个蜘蛛。蜘蛛总是让考罗琳极度不安。

那个黑影跑进了客厅，考罗琳有点紧张地跟着它。

房间里很黑。惟一的光亮来自走廊，站在门口的考罗琳，在客厅的地毯上投下了巨大和变形的影子——她看上去像一个瘦瘦的女巨人。

就在考罗琳犹豫着要不要开灯的时候，她看到那个黑影慢慢地从沙发下面挪出来。它停顿了一下，然后不出声地穿过地毯，朝着房间最远处的角落冲去。

房间的那个角落里没有家具。

考罗琳打开了灯。

角落里没有任何东西，只有那扇通往砖墙的门开着。

她明明看到她妈妈关上了那扇门，可它现在微微开启着。只有一道缝。考罗琳走过去，往里面看了一眼。那儿什么都没有——只有一面用红砖砌的墙。

考罗琳关上了那扇门，熄了灯，上床睡觉去了。

她梦到了一些黑影，避开光线溜来溜去，直到它们全都聚集在月光下。这些小黑影长着通红的小眼睛和黄色的尖牙。

它们开始唱了起来：

我们虽小但我们很多，  
我们很多我们很小，  
在你起床前我们在这里，  
在你躺下后我们会出现。

它们的声音很高,像带着哭腔的耳语声。这种声音让考罗琳觉得很不舒服。

后来考罗琳梦到了几个商业广告,再后来她根本就没有做梦。

STYLING  
CORALINE

## 2

第二天，尽管天不下雨了，但是浓浓的白雾笼罩着这座房子。

“我要出去散步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别走太远了，”她妈妈说，“穿得暖和一些。”

考罗琳穿上了连帽的蓝色外套，戴上了红围巾，套上了黄色的橡胶靴。

她出门了。

斯宾克小姐正在遛狗。“嘿，卡罗琳，”斯宾克小姐说，“真是恶劣的天气。”

“是的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我曾经演过鲍西娅(译者注：莎士比亚《威尼斯商人》一剧中的女主角)，”斯宾克小姐说。“福塞伯小姐总是说起她的奥菲莉亚(译者注：莎士比亚悲剧《哈姆雷特》中的女主角)，不过人们来看的是我演的鲍西娅。当时我们都活跃在舞台上。”

斯宾克小姐裹在套头衫和开襟的羊毛衫里，使她显得似乎比以往更小更圆了。她看上去像一个毛茸茸的大蛋。她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，使她的眼睛显得特别大。

“他们常常把鲜花送到我的化妆间里。他们常这么做。”

她说。

“他们是谁呢？”考罗琳问。

斯宾克小姐谨慎地朝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她先朝左边看着，然后又朝右边看看，使劲地往雾里看，好像有人在偷听似的。

“男人。”她小声说。然后她拽着狗，摇摇摆摆地朝房子走回去。

考罗琳继续她的散步。

考罗琳围着房子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时，看到了福塞伯小姐，她站在与斯宾克小姐合住的公寓门口。

“你看到斯宾克小姐了吗，卡罗琳？”

考罗琳对她说看到了，斯宾塞小姐正在遛狗。

“我希望她没有迷路。要是她迷路了就会走到沙滩上去的，你等着瞧吧。”福塞伯小姐说，“你能在这种雾天里找到路，肯定是个探险家。”

“我是个探险家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你当然是，亲爱的，”福塞伯小姐说，“行了，别迷路了。”

考罗琳在灰色的迷雾中穿过花园，继续走着，她一直不让自己的视线离开那座房子。大约走了十分钟后，她发现自己回到了出发的地方。

她眼睛上面的头发又软又湿，她的脸也是湿乎乎的。

“哎哟！卡罗琳！”楼上的疯老头喊。

“哦，喂。”考罗琳说。

在迷雾里她几乎看不到那个老头。

他从房子外面的楼梯走下来，这段楼梯向上经过考罗琳家的前门，通往他住的公寓的门。他走得非常慢。考罗

CORALINE



琳在楼梯的下面等着。

“老鼠不喜欢这种雾天。”他对她说，“这种天让它们的胡须都耷拉下来了。”

“我也不怎么喜欢雾天。”考罗琳承认说。

老头俯下身来，近得考罗琳的耳朵都被他的胡子戳痒了。“老鼠捎信给你了。”他小声说。

考罗琳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信是这样说的。别穿过那道门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这话对你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
“不。”考罗琳说。

老头耸了耸肩。“这些老鼠，它们太有意思了。它们把事情弄错了。它们弄错了你的名字，你知道。它们总是说考罗琳。不是卡罗琳。根本不是卡罗琳。”

他从楼梯脚拿起来一个牛奶瓶，开始上楼，回他的阁楼去了。

考罗琳走进了门。她妈妈正在做她的研究。她妈妈的研究是闻花香。

“我该干什么呢？”考罗琳问。

“你什么时候开学？”她妈妈问。

“下星期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嗯，”她妈妈说，“我想，我得给你弄上学穿的新衣服了。提醒我，亲爱的，要不然我会忘记的。”她继续对着计算机显示屏打起字来。

“我该干什么呢？”考罗琳重复了一句。

“去画画吧。”她妈妈递给她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。

考罗琳想把雾画出来。画了十分钟，她的手里仍是一张白纸，在一个角落里，她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下了“雾”。她嘟哝着

把纸递给了她妈妈。

“嗨。很现代，亲爱的。”考罗琳妈妈说。

考罗琳悄悄地走进了客厅，想把角落里的那扇门打开。门又被锁上了。她猜想，肯定是她妈妈又把它锁起来的。她耸了耸肩。

考罗琳去看她爸爸。

他一直在背对着门打字。“走开。”她进来的时候他振奋地说。

“我好没劲啊。”她说。

“学学怎么跳踢踏舞吧。”他提议说，连头都没回。

考罗琳摇了摇头。“为什么你不跟我玩？”她问。

“忙。”他说，“工作。”他补充说。他还是没有转过身来看她。“为什么你不去找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？”

考罗琳穿上了外套，戴上了帽子，朝房子外面走去。她下楼，按响了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家的门铃。考罗琳听到了那儿只苏格兰狗跑到走廊上，并发出汪汪的狂叫。过了一会儿，斯宾克小姐打开了门。

“哦，是你呀，卡罗琳，”她说，“安吉斯，哈密什，布鲁斯，快坐下，宝贝儿。只有卡罗琳一个人。进来吧，亲爱的。喝杯茶好吗？”

公寓里有股家具上光剂的味道和狗的味道。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考罗琳说。斯宾克小姐把她领到了一间布满灰尘的小房间里，斯宾克小姐管它叫客厅。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些漂亮女人的黑白照片，还有一些放在镜框里的剧院说明书。福塞伯小姐坐在一把扶手椅上，正起劲地织着毛线。

她们在一个带垫盘的粉红色的骨瓷小杯里，给考罗琳

CORALINE



倒了一杯茶。她们还给了她一块加里波第饼干当茶点。

福塞伯小姐看了一眼斯宾克小姐，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继续织着毛线。“反正，阿普尔。就像我说的，你也得承认，就是老家伙也还是有活力的。”

“米里亚姆，亲爱的，我们两个人谁都不像过去那么年轻了。”

“阿卡狄夫人，”福塞伯小姐回答说，“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的奶妈、布莱克内尔女士、各种各样的角色。这些角色都不会因你而退出舞台的。”

“现在，米里亚姆，我们意见一致了。”斯宾克小姐说。考罗琳觉得奇怪，她们是不是忘记她在这里了。她们太让人无法理解了。她断定她们在争执和那把老扶手椅一样陈旧、一样让人舒服的事情，这种争执其实没人赢，也没人输，却能没完没了地争下去，只要双方都心甘情愿。

她喝了一口茶。

“我能看懂那些叶子，只要你愿意。”斯宾克小姐对考罗琳说。

“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”考罗琳说。

“茶叶，亲爱的。我能看出你的将来。”

考罗琳把杯子递给斯宾克小姐。斯宾克小姐的近视眼盯着杯底的茶叶。她撇起了嘴唇。

“你知道，卡罗琳，”她过了一会儿说，“你处在可怕的危险之中。”

福塞伯小姐哼了一声，放下了手里的毛线。“别傻了。阿普尔。别去吓唬这个女孩。你的眼神不行了。孩子，把杯子递给我。”

考罗琳把杯子递给了福塞伯小姐。福塞伯小姐仔细地朝杯